

鄂州小记

□王晖

我的老家在湖北英山县,从小到大数度回老家英山,对于距离英山不算远的鄂州则是陌生的,古武昌鄂州一直以一个地名的形式存在着。当我终于有机会走进鄂州,鄂州迷人的色彩与旋律如微风徐来,令人一见倾心。

恰逢春末时节,我第一次踏上了鄂州的土地,黄昏时分,首站来到了秀美的岳石洪村,入住半山抹翠茶坊。这里环境清幽、温情而诗意,庭院、居所、山上书堂,皆有温馨朴朴的格调。鄂州的第一晚留下的印象是温厚、抒情、文雅的。

在夜晚的山道上徐行,山风清凉,路灯的柔光娓娓送出超凡脱俗、错落有致的好光景,半山逶迤的山道上,村落人间的烟火气与静谧的山野气悠然弥合,小山村卧于半山之下,星辉闪耀半山之上,让人体会到一种轻柔的欢喜和归属感。

路边一只小青蛙跟随我们的脚步,贴着山岩蹦蹦跳跳,当你打量它的时候,它就一动不动,一尘不染的眼睛扑闪着,有些天真又有些胆怯,小小的模样真是又可爱又生怜,不由得想起童话里弥漫出的故事。下山走过一户农家,一副对联令人驻足。仔细辨认,上书:“黄金非宝书为宝,万事皆空善不空”。一个良善之地,令夜色清雅地摇曳了一下。

三国时孙权在鄂州建都,精彩的历史为此地做了辉煌的背书。

在明清时鄂州城就有八处历史景观:凤台烟雨、龙蟠晓渡、吴王古庙、苏子遗亭、南湖映月、西山积翠、报恩夜钟。所到之处,皆有心动,印象中“龙蟠晓渡”一景实在难忘,孤悬长江茫茫水际中的观音阁,因长江之中仅此一阁,故又称“万里长江第一阁”,此阁建于江中礁石之上,迄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。

站在岸边,看浩渺的江波中,庄重典雅的古建筑有一种凌波的仙气,雄浑中又充满了屹立风浪的气势,它那么灵动,又那么厚重稳健。观音阁需渡船才可登临,那一天,仅仅在岸上看了一会儿,就再也放不下,在各地见过的古寺古阁也有一些,但没有哪一个让我这么念念不忘,“万里长江第一阁”气韵生动,穿越时空、极具灵韵美感,一个仙境般的存在,慈悲的古建筑被永恒的江水托于手心。

八景之一“西山积翠”,西山有灵泉寺,寺院里有一幅造型十分特别的梅花石刻,梅花笔力遒劲,气魄雄浑。落了一枚印章,刻有“古今第一伤心人”,这枚印章见之令人特别伤感。作为晚清湘军首领,“中兴四大名臣”之一,彭玉麟本是叱咤风云的铁血硬汉,世间流传着他与梅姑的痴绝爱情,梅姑不幸离世后,“一生知己是梅花”,彭玉麟为此画梅万幅,寄寓哀艳凄美的爱情。

不知为什么,我第一眼见到石壁上的梅花,梅花主干古拙苍劲,竟觉梅干像一条奔腾的大河,浪花飞溅,扑面而来。这是一条悲伤的大河,石壁上依着老干的梅花却十分娇柔,如同小女儿新鲜湿润的泪花,整幅梅花虚实相间,很刚烈又很柔情,令我甚为惊诧,那是一个大写意的创作,强烈的冲击是这幅石刻梅图给我的直观印象。以我个人的理解,这样一个善画“兵家梅花”的朝廷重臣,一生戎马,出生入死,在酷烈的战争中,不乏命悬一线死里逃生的危急时刻。我相信彭玉麟的梅花确实寄寓了他生命的隐痛,那段与梅姑错失永爱、伤心欲绝的千古痴情使得梅花圣洁超然,寂寞又美好,画面流动着巨大的情感力量,浪漫而孤独,与他的内心高度契合。

但我更愿意猜测,这样一个为国不惜命、爱兵如子,在高官厚禄面前数度辞官,超然而清廉、文武双全的兵部尚书,他的爱不会仅仅局限在梅姑一个人身上,彭玉麟有着对于身边将士、黎民百姓的爱,有对梅花的偏爱,他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,胸襟是阔大的,内中暖藏爱,辽阔如山海。他自诩“古今第一伤心人”,伤心的含义丰富,悲情又悲壮,彭玉麟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。

离开半山的茶坊,来到岳石洪村,山下一条清溪,名曰桃花溪。据说周瑜携小乔来过,溪畔经过时,看着故乡春天如许景色,天气澄明,风和日丽,心里十分恬静。漫步周围白墙青瓦的村居,行走在村里的油菜花田间,见到一个个精神气十足的村民,自然的和谐与洁净文明的气息已弥漫村庄。

三月,我在贵州瓦屋见到的油菜花,此时油菜花在湖北结出了沉甸甸的绿菜花。油菜二三月开张的金色花朵小工厂,如今打工的蜜蜂已撤离,眼见丰收在望。我轻轻地与好多个菜荚握了握手,希望自己的生命也终会抵达这般的丰盈,但不能因为各种暂时的困顿停止了生长。因为喜爱这一坡沉静的油菜,我给每一个菜荚子都起了个好名字“岳石洪”。

鄂州历史遗迹丰富,现代化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令世界刮目相看,鄂州花湖国际机场,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,目前,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客货兼营的货运机场,货运量位列世界第四、亚洲第一。与中国现有的238个综合性机场不同,从选址、审批、开建直至投运,每走一步都在创造历史,形成辐射全国、畅达全球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,并将代表中国参加全球物流业竞争。

美丽沉静的夜色中,巨大的现代化货物分拣操作间灯火通明,浩荡的机场传输带上发往全国和全球各国的货物,从这里分秒必争地有序登机,一切都太震撼了。这就是鄂州,旧时吴都、古武昌,它正勇猛发展,打破纪录,创造奇迹。

鄂州之行,未曾涉足之地尚多,走过的几处均印象极佳,即使这样我也看见了湖北鄂州惊人的潜力和发展力量,半山的茶坊每晚的明前绿茶,让人沉静,也让人沉醉。这是一场太美好的相聚,给我留下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自从参观过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后,我落下了一个美好的后遗症,只要有飞机飞临我居住的西南山镇,我就会想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,想起那个令人倾心的鄂州。

我为英雄画像

□兴安



来重庆大渡口区之前,我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,为见义勇为、舍己救人的英雄,“时代楷模”王红旭画像。我起初感到有些为难,因为我画最多的是马,也画山石、人体和罗汉,人物肖像画得极少。人像首要的条件是画得要像本人,画得不像,无论画得再精细也没意义。记得我曾为夫人的父亲画像,她说要他把文在手臂上。她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,她特别怀念他。于是给我一张她父亲年轻时的老照片,让我照着画。我当然画得很用心,可最终还是因为她不满意而放弃,她还是以老照片作为文身的蓝本了。

传统的中国画对肖像画是不重视的,古人更喜欢花鸟、走兽和山水,人物画多数是千人一面。到徐悲鸿之后,中国画与西方素描和油画的结合,人物画才获得解放、变革与发展。我摆出这些问题,并不是找理由推脱,而是害怕不能完全完成任务。我虽然学过素描,也画过不少速写,但是为英雄造像,确实不是闹着玩的。

我犹豫再三,还是接下了任务。但是困难来了,王红旭生前没有留下多少照片,而且几乎没有特别清晰的照片。我先是在“百度”上查找,他的事迹和图片不少,但下载下来都很模糊。我又请大渡口有关方面提供照片,结果也是差强人意。总共只有两张照片,面庞及眉宇的线条都不清晰,最后我选了一张他站在红旗下,抬起右手臂,敬少先队队礼的照片。画人物最难的是眼睛,我想英雄的眼睛,肯定是与普通人不一样吧。我想从他的眼神中寻找和捕捉他英雄的气质,想象他在看到孩子落水时的焦急,毫不犹豫跳入水中的坚定,在水中找到并抓孩子时的惊喜,奋力将孩子推到安全区后的欣慰,还有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坦然,应该还有不舍。当他把最后一个孩子,托举着交给救人组成的人链的那一刻,水浪将他冲开,并把他冲出十多米远,到了河中间。他那时应该已经精疲力尽了,河水刺骨的寒冷,吸尽了他全身的热量,同时也消耗尽了他的体力。他感受着自己一点点地远离救援的人群,身体一点点地沉入水中,这些都是一瞬间发生的,可在他的意识里,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。在我勾勒他的眼睛的时候,我分明看见了他的微笑,感受到了他向死而生的英雄情怀。

我觉得他抬手做少先队队礼的动作,就如他托举孩子的动作,让我一下子获得了灵感。我熬到天亮,一鼓作气,终于完成了任务。

两天后,我们到了大渡口育才小学,

即王红旭生前所在的学校,我见到了他的妻子陈璐希。她听说我们要来,早早地就带着学生来到校门口,站成一排,迎接我们。她站在学生的对面,背对着我们,招呼着学生们,喊着欢迎我们的口号,然后就悄悄躲到学生们的身后,隐在学生中间。我远远地看着她,心里竟然有些紧张,不知道我画的王红旭——她生活中最爱的人,能否得到她的认可。

丈夫牺牲后,陈璐希的娘家希望她调到别的学校,也有人给她出主意,作为烈士的遗孀,可以向上级部门申请,换到一个更舒服、挣钱更多的单位。但是她没有这样做,她毅然决定留在曾经与丈夫一起工作的地方。她与王红旭有一个儿子,叫团团,为了纪念王红旭,陈璐希告诉儿子,爸爸会像一颗星星一样永远陪伴着他们。

校方在大礼堂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。我与同行的作家们将自己出版的小说、散文作品,还有书画赠送给学校。我忐忑地将王红旭的肖像拿出来,走上前台,慢慢展开,眼睛却四下寻找着王红旭妻子的身影,可始终没有看到。我把画交给校长,一起合了影,便匆匆走下台。

在我们离开的时候,我终于看到她。她依然躲在学生的身后,看到我的那一刻,她转过了头,我分明看到她的眼中有两点泪光。

校长送我们到车前。我忍不住问校长,王红旭的妻子看到我画的肖像了吗?他说,本来昨天我和她约好一起接受你画的肖像,可是刚才我怎么也找不到她。她特别低调,也从不麻烦学校任何事情,唉!我赶忙说,我才看到了她,就在学生中间。这时,我们的领队、作家赵晏彪倡议道:大家全体返回,我们要和英雄的妻子合一张影,表达对英雄妻子的敬意。大家齐声说好。于是我们又返回校内,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,王红旭的妻子陈璐希在校长的陪同下,来到我们中间。我看到她脸色绯红,有些难为情,但眼神里充满了感激的泪光。

我和她握了手,我说,给红旭画肖像,对我是一次洗礼,也从英雄身上感受到了力量。我非常敬佩他,也感谢他,同时,也真诚地谢谢你。

兴安:作家、评论家、水墨艺术家、编审。北京作家协会理事。出版散文集《伴酒一生》《在碎片中寻找》《天性如此》。曾获北京市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奖等。近年在国内外举办多次水墨艺术展。

人工湖在说什么

□何蔚

人工湖是岁月在我们记忆中掘出的一个深坑,它被注满了水以后,也就变成了湖。

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以前叫三店农场,在没有人工湖之前,我的窗外是一大片稻田和藕塘,连着另一大片日渐干涸的湿地。被推土机推出的一块平地上,散落着成堆的建筑材料,盖着几间低矮的活动板房。闲着的时候,我总喜欢站在阳台上朝远处张望。正午,云彩和土地保持着足够的距离,即使有风吹过,眼中的景象也几乎是静态的。但是,在开发商圈起的场院中,那些野草一句话还没说完,就已经爬满了空寂的地表。我能感觉到,藕塘边的坡埂上,那些和蒿草争夺露水的树,无论多么用力,都无法看清自己倒映在浅水中的面孔。

是人工湖改变了这一切。人工湖仿佛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才出现的。哦不,它们是在那些树木、花草,那些飞鸟、云朵,那些窗子和阳台都需要的时候,才赫然出现的。说是人工湖,其实也不完全是,这里本来就曾经有过湖,只是后来慢慢变得淤塞了。

有一段时间,挖掘机夜以继日地删改着我们熟悉的景象。我居住的三店农场被改成了径河街道,藕塘和稻田被改成了新型社区和水体公园。各种车辆往来频繁,将灰尘涂满了我们刚刚擦好的玻璃窗和木地板。起初,面对灰尘和噪音的骚扰,我很想向开发商表达抗议,可是,一想到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,不久就会有一片绿莹莹的湖水从天而降,还有缤纷如云的花地旁逸斜出,心底的那些牢骚与盘算,立刻就变成了包容和期许。

终于有一天,一大片人工湖用自己漂亮的身段,掩盖了荒地和藕塘。有人从地方志中查出了它的前世,它原本就是古云梦泽边缘的野生湖泊群“东大湖”中的一个。它曾经拥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名字,叫“黄狮海”。当新修的人工湖完工之后,“黄狮海”终于言归正传,用它的今生替换下了它的前世。从此,“黄狮海”就和西南边两公里外的另一片人工湖“山水星辰”,以及东北边两公里外的“博大海蓝湾”,形成了三角形的呼应。短短几年的时间,“黄狮海”周边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,就陆续耸起了四座新城的雏形。这些新城的名字更是性情张扬,心潮澎湃,一心要与“海”字沾亲带故,比如鑫海花城、沿海赛洛城、熙龙湾、金地悦海湾等等。在这里,海被刻意缩小成了一个新奇的商业营销概念,而湖呢,则被无限放大,直到放大成一种漫无边际的憧憬与遐想。

眼看着最后一车建筑垃圾被运走,我们的城市随即也舒展开了眼角的鱼尾纹。来自南方的竹子、桂树、棕榈树和广玉兰,来自北方的垂柳、黄杨、龙爪槐和红继木,给人工湖穿上了华丽的衣衫。几场透心雨下过,人工湖便开始有了真实的涟漪与波光,不经意间就露出了春心荡漾的神情。那些小资情调的树,终于有机会看清自己的长相,在晚风吹乱它们的头发之前,还有

足够的时间对着水面的镜子梳妆打扮。云朵就更不用说了,以前你只能仰望它们,它们高高在上,根本不把你的敬慕当回事儿。现在,你完全可以站在岸上俯视它们了,只要愿意,你随时都可以蹲下来,将手伸进水中,去搅乱它们提前预设好的每一场精巧布局。

那些鸟儿从前飞过我们的窗子时,总是躲躲闪闪,显得很慌张。它们曾经在荒草中议论过什么,我们也无从知晓。但是,人工湖给它们搭起了清澈的舞台,它们从此可以酣畅淋漓地奉一场又一场才艺表演。麻雀、斑鸠、八哥和灰喜鹊是老演员了,白鹭和凫只是偶尔现身一次两次。它们滑翔、俯冲、停顿和凫水的姿势,看上去显然有些得意忘形。尤其是八哥,黑乎乎的身影,闪烁其词,它们在湖水上撒欢的动作,多像是在给其他的鸟类做着艺术示范啊。

我们的城市本来就多湖,因此我想,再多一些人工湖又有什么关系呢?可我还是有点担心,窗外的人工湖很难有出头之日。它既不可能像太湖、鄱阳湖和洞庭湖那样,占据着地理教科书的重要版面,也不可能像洪湖、梁子湖、东湖和汤逊湖那样闻名遐迩。它更不会像那些著名的大水库,经过一次次改造、加固和绿化之后,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4A乃至5A级旅游景区。窗外的人工湖始终只能保持着单纯的本色和低调的作风。我亲眼见证了人工湖的成长,人工湖也亲眼见证了我们的亲戚朋友搬进新家的过程。只是,它并不知道,我们的亲戚朋友已经为此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。从图纸规划到购房合同,人工湖都不是决策者、参与者和当事人,却始终都在所有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中间,不声不响地充当着最温和的调解员和最机智的促销员。人工湖其实什么也没说,只不过是随意呈送了一泓秋波而已,树影摇晃,衣袂翩翩,都倒映在那一闪一现之间。这一系列的慢动作和快节奏,一旦交汇融合在一起,就足以给缔造它、拥有它和分享它的人,带来莫大的鼓舞和诱惑。

这些年,更多的人工湖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。譬如,金山大道和临空港大道两旁的低洼地带,若干个小小的人工湖早已顺势而动,纷纷加入崭新的城市生态系统当中。它们同样有着明亮的眼睛。它们已经看见了,许多人正围绕在它们身边,尽情享受着闲暇之余的慢生活,而它们的直系亲属——另一些野生的河沟池塘,虽然曾在另一些地方惨遭填埋,但如今又开始在生态修复和治理的流程中,慢慢恢复了活力与生机。这些都是它们最想知道的消息。

我还发现,我走过的每一个人工湖几乎都有着后天的清澈与先天的精致。它们不会说风凉话。它们的脑海里只储存着大量干净温良的词汇,手里只握着新鲜的花草和树枝。

它们或许正尝试着,如何用最平静最幽雅的语调,唤回自己烟波浩渺的初衷。

杨悌的老师

□苏德来

这个题目一出来,我回到初中时代,拿到语文老师的命题作文,总是要咬笔头,绞尽脑汁寻找最美的语音,比如:“老师是辛苦的园丁,辛勤地栽种祖国的花朵。”“老师是蜡烛,燃烧自己,照亮别人。”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一类的堆到作文上,以博得老师好评。当然,自是以老师是伟大的。而今天写杨悌的老师,按照语法是“他”的老师,窃以为是为感动的。以时空概念,杨悌生于1882年1月5日,卒于1951年3月27日,意味着他在人间,我还在宇宙的一角,估计不在地球上,两人最起码的回眸也没有。知道杨悌名字,是认识他的孙子杨仿兄兄弟方才知道,故乡尚有此等名彦。杨悌者平阳张家堡人(现在为龙港市张家堡),历史学家、书法家。尚古诗文,著有《汉事补珠》《通鉴事纬》《汉书摭词》《汉书刑法补》《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》《咏铎存稿》《毛诗通训》《韩集后语》《补三国职官志》等等。

杨悌1906年留学日本,1910年考得法政科举人,系民政部七品京官。曾任宁波、临海检察长,浙江省首席检察官,临安、上虞知事,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员,萧山地方学院院长等职。如此絮絮叨叨地介绍杨悌,是为感叹国之栋梁矣。王安石曰,“夫材之用,国之栋梁也,得之则安以荣,失之则亡以辱。”又曰,“古之人于材以教育之成就之。”总以为教育伟大,老师光荣的。于是,我莽撞地推开时光的大门,寻着杨悌的成材足迹,遇到他十五岁时的老师鲍拙中。

鲍老师,名铭书,又名潜,字竹君,别字拙中、公素,号筠庄,白沙刘店人,农家子弟。白沙刘店村,有诗情画意的地方。称之白沙是在北宋时期,虹桥堤塘旁有一条色如白玉的沙岗,沙子如玉称“玉沙”,叫白沙,《平阳县志》称其为“白沙里”,它包括十都的刘店、方良、章良、二河、缪家桥、黄中和十一都的虹桥、孙店等。杨悌在《筠庄集·跋》中写道,“光绪丙申以还,时论颇鄙夷帖括,为不足学,而功令未废。悌每

怦然心动,于经史课程外,购译籍涉猎之,谢绝时艺,先生亦不甚趣也。”我读到了鲍老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,鼓励学生拓宽视野,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问。我想鲍老师应该是长衫、身形适中的,面容苍削而精神矍铄,黑发略显蓬松,带着几分不羁的文人风采。他的眼神深邃而温和,能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。嘴角挂着一抹淡然的微笑,透露出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豁达。举手投足间,展现出文人的雅致与风范。

杨悌在《筠庄集·跋》还回忆鲍老师,“其授书也,句解章别,务令明白,间为征引他书,以晓畅之。”“先生少有‘神童’称,文誉著一时。”鲍老师是讲深入浅出一点就懂的老师,这一切来自他的知识渊博。其少年好友刘绍宽在《怀亡友朱次庄杨子闾寄拙拙中》中高度评价道:少年头角记峻嶒,王后卢前世并称。长阪霜蹄千里骏,层霄风翮九秋鹰。江湖垂老悲寥落,樽酒平生几友朋。岁暮相依吾与汝,苍苍古木附寒藤。在好友的心里,鲍老师的诗文可以与唐代的杨炯、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四杰比肩。他的才华和抱负如同长阪坡上的千里骏马和九霄云中的秋日雄鹰。自然诗歌也表达了刘绍宽对亡友的怀念和悲愤之情。刘绍宽(1867—1942年),字次饶,号厚庄,是近代温州地区热衷社会活动者,勤勤恳恳的地方文化、公益事业者,教育家。鲍拙中与刘绍宽是挚友,也是同事、师徒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二月,白沙乡绅刘绍宽、鲍铭书自筹资金,借用刘氏宗祠创办刘店蒙学堂,并亲自执教。刘绍宽兼任堂长。这是白沙乡兴办新学起源,拉开温州地区乡村办学的序幕。《刘厚庄年谱》记录刘绍宽与鲍铭书在故乡刘店创办白沙小学时,款由豆麦牙郎捐及谷每亩一斤筹成,不够之处刘绍宽与鲍铭书贴垫。鲍老师是一个有情怀、有担当、热爱教育事业的人。

夜晚,我溯流时光,追寻着历史的足迹,拨开一角,见到了鲍老师。他值得杨悌高歌: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